



阅读·评论

一位古生物学家的科考笔记

——读《十年山野路漫漫》有感

《十年山野路漫漫》记录了作者十年来的野外考察和国外游学的经历。十年间，从青藏高原到江南水乡，从热带叻到东北雪原，从安第斯山到西西里，内华达到巴尔干，喀什、塔什库尔干、伦坡拉、吉隆、冈仁波齐、札达、山南、墨脱、临夏、同心、金沙江、乌蒙山、丽江、香格里拉、理塘、德格都留下了作者的足迹。跟随这些足迹，一个个载入史册的重要发现浮现出来：古猿、三趾马、鳄鱼、攀鲈、棕榈，还有许多等待鉴定和研究的脊椎动物化石。

这是一部古生物学家的科学考察笔记。作者不仅描绘了祖国的秀美山川，还传递了科学工作者在大自然中收获的那份独特的快乐。跟随着作者，忽而来到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峰跟前，忽而站在扎达盆地广袤的荒原，遥望着连绵起伏的喜马拉雅群山和古格王朝留下的残垣断壁；跟随着作者站在帕米尔高原的山岗上，望着远处的葱岭，仿佛看到了汉朝张骞远去的背影，听到了唐朝高仙芝大军迈向西域的步伐；跟随着作者来到瓦恰的化石产地，你也许想不到许多重要的化石，竟是在欢声笑语中发现的。

野外工作是植物学、生态学、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学科的重要科研活动，改变人类思想的“进化论”，就是源自于达尔文的野外考察。国外的野外工作者在野外考察的同时，还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考察笔记，如威尔逊所著的《中国——园林之母》、华莱士所著的《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笔记》，这些著作成为科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中国科学工作者的野外考察也从未间断，青藏科考一直延续至今。马丽华的《青藏苍茫》和温瑾的《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》，记述了科考人感人至深的故事和可歌可泣的事迹。然而，作为科考亲历者的科学家们，很少撰写自己的考察笔记，讲述科考的收获、乐趣、困难以及面对各种艰难险阻时的心路历程。

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说过：“在目前中国学者，中国科学家、博物学家还很少书写和出版游记、考察记、日记。它们信息量巨大，是科研过程的重要记录，是科学文化的组成成分，是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材料，应当得到重视。科学家不宜光顾着用外文在国外发表论文，也应当用母语向自己的同胞分享一下研究的乐趣、目的、成就、困难、得失”。

科学家成长的故事、科研工作的经历以及野外考察的笔记，对年轻人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《生命之树常绿》，黄宗英的《小木屋》，对我走上科学研究之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今天科学家群体出现在媒体中的机会越来越少，追明星的多了，追科学家的少了，这其中除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外，和科学家群体不喜欢讲自己的故事不无关系。

邓涛研究员的《十年山野路漫漫》以及之前出版的《追寻远古兽类的踪迹》和《西行扎达——发现冰期动物的高原始祖》或许能够弥补这样的缺憾。

文/周浙昆（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）